



惊悚小说

使徒

[美] 布拉德·索尔◎著

《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作家

刘永淳◎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 惊悚小说 ～

使徒

THE APOSTLE

[美] 布拉德·索尔◎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版权登记号: 01-2010-124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使徒 / (美) 索尔著; 刘永淳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43-0052-9

I. ①使… II. ①索…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5817 号

版权所有 © Brad Thor

版权许可人: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Inc.

经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安排

著 者 (美) 布拉德·索尔

译 者 刘永淳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052-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第一章

● ● ● ● ● ●

阿富汗 楠格哈尔省

融雪水从兴都库什山淙淙流下，冰冷的溪流边，一辆大篷车刚刚卸下一大堆的违禁品。装满武器、钱、通讯工具和其他设备的箱子堆放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面，箱子上覆盖着掩护网，以防空中监视。

站在一旁监工的男入年近五十，一张典型的斯拉夫脸，蓝色的眼睛，长短适中的灰发，装束和做派一看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阿富汗人。

巴基斯坦的走私团伙完事后，那男人拿出厚厚一摞票子，给他们发了以往双倍的酬劳就此把他们遣散，他将从此金盆洗手，再用不着这些人了。

他舒服地靠在一个塔利班基地上的羊角堆旁，默默看着这队走私人马消失在巴基斯坦方向的山岭之中。尽管看不到，但他清楚，就在他上方嶙峋的山峰之上，早有人把他收进了先进狙击步枪的瞄准镜里——而那武器正是他们给的。

二十分钟后，山谷的另一头冒出来三辆丰田海拉克斯皮卡，脏得跟从泥里滚出来的一样。几辆车涉过湍急的溪流，哗啦啦溅起一片片水花，向突出

的岩石方向开来。卡车一停，几个留着又黑又浓联鬓络腮胡子，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小伙子跳了出来。

和羊角堆旁的那个人一样，这几个人穿着叫做莎瓦尔克米兹的阿富汗传统服装——面口袋一样宽松下垂的裤腿一直堆到脚面，松松垮垮的短袍止于膝盖，而棉大衣的下摆耷拉在屁股上，有两人肩上还披着在当地被叫做帕图的厚重羊毛毯披肩来御寒。他们头上戴着帕卡尔军事羊毛帽，这种帽子有一个圆圆厚厚的滚边，在穆斯林对苏联人的圣战期间着实风光过一阵。

这些人手脚非常麻利，东西一装完，蓝眼睛男人就爬进头车副驾驶的位置上，司机卡啦挂上挡，卡车一个趑趄向前冲了出去。

这一路是真够受的，沿着溪流旁道路上深深的车辙颠得他们的肾都疼。当卡车又一次扑通陷进一个大坑时，后座上的几个人同时用普什图语大骂起来。

蓝眼睛男人示意他们安静，透过甩满泥点子的挡风玻璃向外凝望着。窗外是一片长期狂风肆虐的荒凉景象，他难以置信自己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拼杀了二十五个年头，他连自己都说不清曾多少次把血流在了这块土地上，而他目睹的死亡更不是常人所能够想象的。

他对阿富汗爱恨交加，这个国家从他身上得到的远比给他的多。他不但身体垮了，多年来一直努力经营的小家庭也因自己无暇顾及垮了，生活留给他的只剩一个可爱无邪却严重毁了容的小儿子。

蓝眼睛男人自责着。他知道妻子酗酒无度，也知道自己不在家时情况会更糟。虽然他一直相信自己的直觉，但当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女人根本不适合再照看他们的孩子时，竟还是鬼使神差地视而不见。如果当时给孩子另做了安排，如果给孩子找了一个有责任心的看护人，那场火灾就绝不会发生。

但火灾还是发生了，作为父亲，儿子毁容给他带来的愧疚如同压在身边塔利班士兵肩上的羊毛毯披肩一样，重重压在了自己的心头。

他努力去忘却这伤痛，更加全身心投入地完成这次任务。这是他最为大胆的一个计划了，如果成功，他就不打算再干了，丰厚的报偿足可以让他和儿子就此衣食无忧。但事情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他就要见到的那个人。不

远处，目的地终于进入了他的视线。

这个村子地处楠格哈尔省崎岖不平的考格尼地区，沿道路两旁散落着一片片土坯房，其中也偶见些石头房子。

这里满目疮痍，灰暗无光，阿富汗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番景象。窗框门框从不漆刷，粗糙的椽檩就那样直愣愣从屋檐下伸出来，根本就没有超过二层的房子。到处是尘土、孩子，还有表情严峻的持枪男人，而女人是绝看不到的。

当然，女人们就在村子里。被她们的塔利班丈夫们和父亲们藏在房子的泥墙后面，不让她们工作，不让她们上学，甚至要是不裹个严严实实并在家里男人的陪护下，也不能迈出大门半步。

这队人马在有着两扇对开大门的高墙前停下来，头车司机连续快速按了三下喇叭，大门上打开一个小口，一双黑眼睛恶狠狠地向外看了看。片刻过后，门被猛然拉开，几辆车鱼贯而入，开进了一个典型的被当地人称作科瓦拉的阿富汗院落。

当蓝眼睛男人从卡车上爬出来，迎接他的便是最臭名昭著，同时也是最身经百战的塔利班头领穆拉·马索德·阿坤德。这家伙身高一米七二，比蓝眼睛男人矮了差不多八个厘米，但却透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杀气，黧石色的眼睛有种洞穿人心的力量。但若细看，浓黑的胡子已夹杂着灰色，连年不断的战争让年仅四十几岁的他看起来至少要老上二十岁。

按照阿富汗的传统礼仪，穆拉·马索德把右手按在胸口上，向他的客人边轻轻点头边说：“Salaam alaikum.”（萨拉姆，阿莱控——你好啊，译者注）

蓝眼睛男人做着同样的回敬手势，回答着：“Wa alaikum salaam.”

马索德拥抱着他的客人，紧紧地抱了好一会。蓝眼睛男人到阿富汗不久就知道，来自阿富汗男人的拥抱代表着尊敬，拥抱时间越长，对你的尊敬就越深。

终于，头领松开了拥抱。“真高兴又见到你，巴赫特·拉万。”

第二章

● ● ● ● ● ●

许多人都怀疑这个蓝眼睛男人是个俄罗斯人，但这是穆拉·马索德不愿提及的话题。经历了阿富汗与苏联军队之间的长期血战，直到现在仍然隐伏着一种仇恨，即使是他所在的这个村子里。为此，马索德叫他巴赫特·拉万，而不是他的本名谢尔盖·西门诺夫。

他们之间的交情往回说有二十多年，西门诺夫的代号是用普什图语起的，意思是“交好运”，马索德觉得他的老师最不缺的就是好运气。

马索德让手下去卸车，之后两个人开始相互询问着对方的身体和家里情况，又说了些其他的，然后他示意西门诺夫跟他进屋子里。

俄罗斯人在门口脱了登山鞋，跟着主人往里走。房间里没什么摆设，只有两张长条桌，一张矮床，一个木头书桌和一把椅子，但在这里已经算是不错了。

马索德两个手下拿进来一条古老的地毯，在地上展开后上面是红色的大象脚印图案，西门诺夫完全想象得出像这样一条地毯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能卖出个什么天价。

又有人拿进来了毛毯、枕头、电源插排和电源延长线，这样他就可以不

用依赖大院的发电机来使用他的电子设备了。

看到自己的客人安顿下来后，穆拉·马索德很高兴，并与他相约二十分钟后一起喝茶。

西门诺夫谢过主人后关上房门，从短袍下的皮套中拔出他九毫米的CZ-75手枪放在书桌上，在这个大院里什么武器都用不着了，他大声用普什图语喊着，“我是塔利班的客人！”

普什图人有着一套传统的行为准则，人们称之为普什图礼仪，对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待客之道。普什图人一旦邀请了某人去他家做客，那他就光荣而又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客人的任务，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拼死相护。

西门诺夫一边整理他的装备，一边回想着最初与穆拉·马索德关于这次行动的争论，琢磨着如果争执再起该怎么办。

现在可是塔利班对基地组织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

1998年，塔利班掌握了这个国家大部分控制权两年后，他们把阿富汗塑造成了地球上一个最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大使在阿富汗和美国之间往返穿梭，差点就与北方联盟签署了和平协议——而北方联盟是在整个阿富汗与塔利班统治相对抗的最后一块阵地。苏联人早就大势已去，风光不再，只顾自家利益的阿富汗军阀也均已被控制，塔利班正在让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安定下来。可以说，他们达到了所有想达到的目的。

随后，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实施了对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炸弹袭击，美国人则通过向阿富汗扔下大量导弹作为回报。一怒之下，塔利班领导人穆拉·奥马尔终止和平谈判，不再对美国人感冒，而与北方联盟的战争就此升级，形势逐渐恶化。正当一切看起来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9·11事件发生，美国人入侵。可以说，塔利班的所有问题都可归咎于基地组织，是到了与之彻底决裂摊牌的时候了。

穆拉·马索德早就看透了基地组织的本质——麻烦的制造者。他们把针对全球的圣战凌驾于一切之上，根本不在乎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的死活，但马索德在乎，也正因此，他决意和西门诺夫联手。

俄罗斯人伸手就去抓书桌上的 CZ，但突然控制住自己，停下来。站在门口眼神直愣愣看着他的正是穆拉·马索德大脑有些痴呆的弟弟兹瓦克。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连帽运动服，脚上的靴子至少要大上两号，一条裤管挽到膝盖，身体一侧搂着一把 AK-47，枪管顶端缠着蓝色胶带。他的“正式”工作是看护村里的水井，并提防奸细。拿着步枪他很骄傲，让他感到和他哥哥手下其他的士兵是平等的。

兹瓦克三十一岁，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点，沿着下巴是乱七八糟的黑色胡茬，和他哥哥毫无二致。每天早晨，这哥俩在院子里一块碎镜子片前一起刮嘴唇上边的胡子。当他在不抓间谍或看护水井的空当，最高兴的事就是和他哥哥在一起了。

马索德怜爱自己智障兄弟的方式让西门诺夫非常敬重。他从未把这个男人的怜悯当做软弱，而且他知道，说马索德什么都可以，但唯独不能说他软弱。一旦驱逐了基地组织，他就会成为塔利班的总指挥，再次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俄罗斯人仔细看着这个不速之客，兹瓦克脸上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因为他成功地把西门诺夫吓了一跳，并对此成就深感骄傲。

谢尔盖走上前对他进行军事检阅，兹瓦克也非常煞有介事，站得直直的让俄罗斯人检查自己的衣服和武器。

西门诺夫摇着头，返回房间从包里取东西，兹瓦克赶紧脱了靴子跟进来，看俄罗斯人要干什么。

谢尔盖转过身来，手里拿着一双高筒篮球鞋。尽管塔利班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抱有敌意，但让他们喜爱有加的，除了他们手里的步枪，就是这篮球鞋了。

兹瓦克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西门诺夫边笑边把鞋递给他。“可别让人给抢走了。”他说。当然，他相信在阿富汗还不会有人愚蠢到敢去抢穆拉·马索德的兄弟。

已然忘了什么礼数，兹瓦克一下把鞋扔到地上，把脚伸了进去。尽管还不算太合脚，但要比原来他脚上那双都记不得穿了多久的超大号的鞋强多了。

兹瓦克踮着脚尖高高跳着，体会着鞋的弹力，抑制不住一脸的激动。

但当他突然想起是干什么来的时候，收起了笑容，“茶，”他一本正经地说，“现在喝茶。”

俄罗斯人笑了笑，用普什图语说：“告诉你哥哥我马上就到。”

兹瓦克抓起步枪甩在肩上，向门口走去。刚到门口又突然转身，西门诺夫本以为他是要谢谢自己，却听兹瓦克说：“现在喝茶！”

“马上，”俄罗斯人说，“马上喝茶。”他看着他离开房间回到院子里，向他哥哥那些塔利班士兵炫耀自己的新鞋子。

西门诺夫走回去从包里拿出一张儿子萨沙的照片，那是孩子出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他把照片贴到书桌上面的墙上，用嘴亲了亲手指，然后把手指轻轻压在照片上。“很快，萨沙，很快了。”

俄罗斯人深吸口气向门口走去，现在，一切都要看穆拉·马索德是否百分之百兑现他的承诺了。

迈步走进院子里，西门诺夫祈祷着他挑选的这个美国人是他设计的陷阱中最好的诱饵，而精心选择的时机和美国新总统很快会证明这一切的。

第三章

● ● ● ● ● ●

坎大哈省

星期一（三周后）

茱莉亚·盖洛医生坐在一块满是尘土的地毯上，眼睛盯着小房间透风的土坯墙和裸露的木头檩子，而用不着看她都知道翻译在盯着自己。“再问问。”她说。

赛义德清了清嗓子，但他并没去问。他们身处险境，这个年轻的美国医生硬是把他拉到这个最不受上帝待见的小村子，前后多少里都没有人家，情况本来就糟透了，而现在她简直就是在往绝路上赶，要是塔利班知道她干了什么，就绝没有让他俩再活着的道理。

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七的阿富汗人一头黑发，深深的眼窝一双棕色眼睛。他和妻子有三个孩子，夫妻双方都是默默无闻的家庭，都指望他做翻译来养家糊口呢。

二十二岁的赛义德生平第一次有了阿富汗人很少拥有的东西——希望；对自己的希望，对自己家庭的希望，还有对自己祖国未来的希望。尽管他每

天都面对着危险，但总没必要像现在这样去故意和死神闹着玩吧！而盖洛医生则不然，她所追求的显然和别人不同。

茉莉亚身高接近一米七八，不论按什么标准都算是大个，而如果按阿富汗标准，她简直就是个巨人。尽管她用头巾裹住了红色的长发，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她那双漂亮的绿色眼睛以及整个身体散发出的魅力。她毕业于芝加哥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的妇产科专业，比她身边的翻译大了十岁。虽然她也认同赛义德对阿富汗未来的想象，但对要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她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阿富汗，小孩不过五岁生日都不起名，婴儿死亡率太高了，正是许多像盖洛医生一样的人使之发生了巨大改变。自从塔利班被赶走后，婴儿死亡率下降超过十八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原政权下原本会死去的四万到五万个婴儿现在都活了下来，她本该为此激动不已，但她并不因此而满足和快乐，这又促使她竭力去带来更大的改变。

盖洛知道，她这样一趟一趟往农村跑不仅是在摇晃着阿富汗这条文化大船，简直就是在船尾巴上凿窟窿，但她管不了太多了。塔利班是一群穷凶极恶、厌恶女人的混蛋，应该永远都烂在地狱里。

“再问问她。”她要求着。

赛义德知道答案，他相信盖洛医生也知道，非要这个女人回答是件尴尬的事，但她还是坚持着要刨根问底，这是她让别人接受自己思想的一贯做法。盖洛自觉自愿地变成了一个狂热分子，在这点上甚至和塔利班没什么区别；尽管赛义德对她敬佩有加，这也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同外出到喀布尔之外。他会请求国际援外合作署别再把自己派给她，他可不想因她丢了性命。

盖洛医生总是让人感到神秘难解。不管一同驾车有多久，也不管赛义德给她多少机会，她从不会谈及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不是把话题引到他身上，就是问些她本已知道答案的问题，或者就那样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凝望窗外。赛义德已经彻底放弃与她沟通，也不再奢望了解她。

两双眼睛呆呆看着地面，赛义德终于屈服了，他再次把盖洛医生的问题问给这个女人。接下来便是一阵漫长的寂静，翻译几次试图说点什么来填补这令人难堪的空白，但盖洛医生抬手示意他别出声。终于，两个女人中年岁大些的用普什图语开口了。

茉莉亚静静听着，等她俩都说完了，赛义德开始翻译。

“她们卖女儿是为了给她爹还债。”他说。

“就像某种家畜？”盖洛回答道，“告诉她们，她们完全不必这样生活。我不管这村子里的男人们和塔利班如何沆瀣一气，女人自有她们自己的权利，即使在阿富汗也是一样。但如果她们连自己的权利都不知道，就永远不会使用这些权利。她们首先就是得接受教育，离这不到五公里有一所学校，她们为什么不去？”

赛义德摇着头，“你知道为什么。”

茉莉亚一双绿色眼睛紧盯着他，“就因为危险？”

翻译没有作答。

“难道比被你丈夫打还危险？比因为罂粟没收成被你爹卖了还危险？”茉莉亚等待着回音。没有等到，她接着说：“我们得告诉她们，她们是有权做出选择的。”

“即使当塔利班骑着摩托车，向那些胆敢去学校的孩子和老师喷洒硫酸时你还会这么说？你当然可以要求这些女人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很容易。但对不起，盖洛医生，”赛义德站在那里说，“我是不可能再干了。”

“不再干什么？”

年轻人已经懒得再解释，他已反复对盖洛医生说过，她做的事情对他俩来说有多么危险。

“我到外面的车里等你。”他转身出了房间，把门轻轻带上。

茉莉亚心里感到一阵刺痛。赛义德是她用过的最好的翻译，他们一同在这个国家最荒凉、最偏远的地方度过了不知多少时日。她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他对自己来说太重要了。她自己另掏腰包来确保他比国际援

外合作署所有别的翻译得到更好的报酬；她还努力劝说这个组织花钱送他去上医学院。他不能离开她，至少现在不能，她也不会放他走。他们回喀布尔的路还好长，她会和他说话，她也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交谈方式。

茱莉亚把注意力再次转回到那两个女人，她用自己有限的普什图语医学词汇完成了这个调查。

第四章

● ● ● ● ● ●

二十分钟后，夕阳西沉的时候，盖洛医生从土坯墙院里出来，肩上斜挎着军绿色的医疗包，头上紧紧裹着头巾。身边不远是一群阿富汗人，他们蹲成一圈闲聊着，大多数身边都戳着一把 AK-47。当这个美国女人从身边经过时，他们不约而同盯着她，不再说话。

茱莉亚看到赛义德靠在有些掉色的尼桑侦察兵的机器盖上，抽着烟。“可以走吗？”她问道。

赛义德点点头，茱莉亚打开后车门把包扔到后座上，然后回到前面坐进副驾驶的位置。

最后又使劲抽了一口，赛义德把烟在保险杠上掐灭，剩下那段烟塞进烟盒留着过后再抽。

翻译撞了好几次才把车门锁住，他启动车子，挂上一挡，慢慢开了出去。

车子沿着村子里尘土飞扬的道路行驶着，茱莉亚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点什么，但赛义德是那种喜怒不行于色的人，即使对她生了气也不会表现出来。

当她好不容易想好了词还未等出口，他却将她一招制服。“我会要求给

我重新分派工作的。”

茱莉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想到为他所做的一切，她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但她知道，这么想是自私的。她见过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她理解。她正在把他推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凭良心说，他已尽自己所能最大限度地陪她进入到农村，这也足以证明他们间的友谊了。

一时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话来说，她说出了心里话，“我理解。”

赛义德笑了笑，“我会为你祈祷的，盖洛医生，也为你的事业。”

红头发美国人正要说话，车子拐过一个弯，她发现了三辆阿富汗国民军皮卡拦住了前方的道路。

“路障。”赛义德说。

茱莉亚从后座上拿过她装有 ID 的包。“他们怎么会在这设路障？这里可是四邻不靠啊。”

“不知道，”他回答道，眼睛盯着对面车顶上架着 7.62 毫米机关枪的士兵，“我们得停车了。”

茱莉亚点点头。要跑是不可能了。阿富汗国民军管束极差，任何一点点挑衅都会让他们枪声大作——子弹不打光了绝不会停手。

“没事，”他边说边降下车窗玻璃，“肯定就是常规检查。”

茱莉亚看着外面的士兵，他们似乎个个都高度戒备，紧张兮兮的样子。“别熄火。”她小声说。

翻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他的 ID。随着他们的车子慢慢停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下把他们围了起来。

赛义德把手放在胸口，点着头，向这些人问着好，“Salaam Daikum。”

没人理会他。

一个小队长来到赛义德的窗口，打着响指要他的 ID，年轻的阿富汗人配合地把证件递了过去。

小队长连看都没看，命令他从 SUV 中出来。茱莉亚一下抓住他的胳膊，事情肯定是不对了。

赛义德对她笑了笑，轻轻把胳膊抽出来。他一时却打不开车门，小队长

愤怒了，硬是从外面给拽开了。

赛义德急忙解释说这车门有故障，但小队长哪里还听得下去，抓住年轻人的后脖颈子一下把他狠狠摔倒在地上。

车里面，茱莉亚倒吸了口凉气，用手堵住了嘴巴。这到底怎么回事？

赛义德还努力想站起来，可小队长一脚踹在他肋骨上，这个阿富汗人嘴里扑哧一声又摔回到地上。

茱莉亚再也看不下去了。她想打开车门，但车门已被外面的一个士兵用脚给踹住了。那士兵顺过步枪，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她的脑袋。

盖洛再次把注意力转回到赛义德身上。通过车窗她看到他躺在地上，双臂抱住身体的两侧。

他想要说什么，但小队长毫不理会，抬起皮靴又是一脚。这脚正踢在翻译的下巴上，一下子把他的头给踢得仰向后面。

茱莉亚尖叫着，赛义德已经丧失了知觉，鲜血汨汨从嘴里流了出来。

小队长大叫着向士兵下着命令，茱莉亚知道该轮到自己了。她用胳膊肘锁住车门，然后向驾驶员座位跳去。

小队长身边的一个士兵发现了她要干什么，冲过来阻止她，但他并未开枪，而是把手伸进来抓住了她的衣服。

茱莉亚已经从包里拿出了一只手术刀片，胡乱向他划着，这个人痛苦地嚎叫着，向后挣脱出去。

摆脱这家伙后，茱莉亚迅速挂挡，轰大油门，放开手刹。

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机关枪声，尼桑的轮胎瘪了，车身一下触到地上，茱莉亚现在可真遇到大麻烦了。

她扔了手术刀片，举起了双手。小队长在两名士兵的保护下把她从车里面拽出来，然后猛地按到车身上。

她看到他的手在眼前一闪而过，随即便重重打在左眼下面的面颊骨上。

这重重的一击让茱莉亚眼前一黑；双膝一软，差点意识全无。

小队长撤到一边，他的人继续把她按在车身上。

当茱莉亚稍稍清醒过来一些时，她知道这些人肯定要干非常坏的事，或